

读天下

陈寅恪失明之后

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廷

抗战胜利后，全家前途未卜

1945年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 Sir Steward Duke-Elder 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就医期间，父亲时常与 Duke-Elder 大夫交谈，相互十分投缘，后来主刀大夫主动提出不收手术费，令父亲非常感动。

1946年春天，父亲搭乘海轮到美国，是因为当时对美国医师还抱有一丝希望。当年1月在纽约的胡适建议父亲到纽约哥伦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要了 Duke-Elder 所写的在英国治眼最后意见书，以征询美国专家有无挽救之方。美国的专家后来答复说，Duke-Elder 尚且无法，我们如何能补救？4月16日，船抵美国纽约，胡适请人带信送到船上，告知这个坏消息，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父亲很觉悲哀。故船抵纽约后，便留在船舱休息，没有上岸。

父亲国外游学十余年，不止一次航行经过酷热的苏伊士运河，而乘海轮通过巴拿马运河平生唯有此次。最终，父亲所乘的轮船经美国西海岸，于5月末抵达上海，而此时母亲及我们姊妹尚滞留四川。几经周折后，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团聚，但全家因父亲治疗眼疾彻底失败，家中气氛并不轻松。

清华园内的盲人教授

在南京，不但我们全家团聚了，也是我们的父辈陈家兄弟姊妹的一次团聚。在其儿姐妹6人中，康晦姑随新午姑出川至宁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于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左起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

不久，父亲寅恪由英伦返国，七叔方恪早在南京居住，远在庐山的五伯隆恪、武汉的八叔登恪也都赶来南京相会，这是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大团圆。每天晚餐后，父亲总邀大家到自己暂住之室“煮粥”，即共话家常。六兄妹商议尽快将祖父灵柩南运，与祖母合葬杭州。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此后我们的父辈又天各一方。

到南京后，父亲需决定行止，是留在南京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还是北上清华任教。最后决定接受清华大学的聘书，重回老朋友众多且熟悉的清华园。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讲堂设在家中西边狭长的房间里，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那时，有3位助手协助父亲的工作。

父亲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所摘录，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断章取义、歪曲武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关于他的著述，石泉、李涵教授在怀念文章中写道：陈师治学态度十分谨严，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见的材料取胜。考证极精，又绝非烦琐；所考问题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他厌烦繁冗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虽掌握极丰富材料，但绝不广征博引以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文十分简练。

父亲对研究生的学业及论文撰写，一贯亲自指导、严格要求，目盲后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父亲指导刘适在1948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50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谈及论文写作的过程：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手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



1939年秋，陈寅恪一家在香港。

精炼。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这样，父亲双目失明后近两年，在同事、朋友协助下，依靠耳听、口述的方式，继续安排全日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胡适助父亲卖书换美金

北平的冬天寒冷，室内需要生煤炉取暖，学校恢复后经费支绌，各家自行筹措解决取暖。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得知我家经济困难，而父亲又最畏寒，购煤款无从筹措，便想法帮助老友渡此难关，于是商定，父亲将自己所有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方面极为珍贵的书籍，全数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以买煤取暖。

胡适要北大以美金支付书款，免得我们拿到法币，瞬间贬值。这笔钱除买煤外，还贴补了家用。母亲对我们讲过：父亲在国外省吃俭用购回的这批珍贵书籍，目盲后无法再阅读。北大复员后新成立东方语言学系，有研究东方语言的青年学者，能让这些书发挥作用，所以并不计较书款多少，售价是否贬值。

很快到了丙戌年的除夕（1947年1月21日），这是抗战胜利后重返故园的第一个旧历年，对父母而言，心中忧多于喜。

全家搭机离开北平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13日，父母告知我们，傅作义军队将要在清华驻防，这里难免

有炮火，父亲是盲人，不像正常人行动灵便，我们得赶快进城，到大伯母家暂避。虽然父亲不久前有去南方的想法，但如此仓促地离开清华园，纯属临时决定。

第二天，胡适请邓广铭寻找我们。邓先生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作者姑父）带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父母与大维姑父向来关系甚为密切，相知笃深，听闻邓先生此话，稍作考虑后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愿与胡先生同机飞离。

据说飞机已降落南苑军用机场，遂驱车至宣武门，守军不让出城，于是仍折回胡宅。这天夜里，父亲与郑天挺（历史学家、教育家）、邓广铭两位伯父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

15日上午，胡伯父、伯母与我们再往南苑机场，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父亲匆匆离开北平，自付将与故都永诀，心绪万千，有诗记此次变故：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众生颠倒诚何说，残命维持转自疑。去眼池合成永决，销魂巷陌忆当时。北归一梦原知短，如此葱葱更可悲。

最后20年定居广州

在上海住了一个月后，父亲决定应岭南大学之聘，于1949年1月16日，抵达广州。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派人前往码头迎接，随后在校内西南区52号，即“九家村村光屋”楼下安顿下来。

1949年1月29日，抵达广州10天后，于岭南过了第一个旧历新年，父亲无限感慨赋诗纪念：无端来作岭南人，朱菊薰黄斗岁新。食蛤那知今日事，买花追惜

少年春。一生心苦谁同喻，数卷书存任更贫。臥臥荒村惊节物，可怜空负病残身。

旧历年刚过，新午姑、（俞）大维姑父从上海飞往广州。在广州，父亲与姑父经常见面、深谈。这是他们兄妹一生最后的一次聚会。姑父决定离开大陆，而父亲留在广州的心意已定，两人在穗也曾多次分析局势，详谈各人行止、今后考虑。那年春季姑父、姑母到香港后，与我们家偶尔还有联系。他们在美国呆了一段时间，后往台湾，从此音讯阻隔。

父亲中年后目盲体衰，尤其在逃难期间贫病交加，遇到大难时，新午姑、大维姑父就会主动伸出援手，尽量帮助。这固然是出于亲情，更是因为他们夫妇认为父亲的学术活动非常重要，应该给予支持。1969年10月父亲在广州去世，消息传到台湾后，1970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悼念活动，李济所长邀请姑父参加，会上他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姑父在台上讲述时泣不成声，台下父亲的老友也泪流满面。我们姊妹感到，新午姑、大维姑父在大家庭同辈中，与父亲最为知心。后来，新午姑与大维姑父相继病逝于台北，我们的心愿是今生能去金门大维先生纪念馆拜祭，谨表一份感恩之情。

双亲寓居岭南二十载，这是他们生命的最后年月，父亲依旧教学、撰文，直至被迫停止讲课。父亲已经适应了目前的生活和工作，不幸刚过古稀之后，又遭股骨颈骨折折的厄运，目盲、体残后仍坚持著述，并在学术上继续有所贡献。在两老年事益高，身体愈衰的垂暮之年，父亲能做到伤残老人难以达到的境界，母亲的功劳绝不可没，尤其在晚年更为突出。随着日月流逝，我们姐妹对母亲的作为，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对母亲更加崇敬。

（摘自《也同欢乐也同悲——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屠》，文章有删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4月出版）

《喜羊羊与灰太狼》推出下半月版

本报讯（记者续鸿明）在日前举行的2010北京玩具动漫教育文化博览会上，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宣布：从今年9月起，《喜羊羊与灰太狼》画册将推出下半月版，由每月一本改为两本。

《喜羊羊与灰太狼》画册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广东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共同创办，自去年9月面世以来，发行量月月攀升。新增的下半月版仍由原创公司的原班创作团队编辑，除了保留原有的漫画故事栏目外，还新增了“小灰灰厨房”“羊羊游世界”“英语乐园”等栏目。由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喜羊羊”系列图书至今销量已突破1500万册，品种多达200种，玩具书、游戏书、拼图书等新型图书品种，不仅延伸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品牌效应，而且创造了中国动漫出版产业的奇迹。

美国《新闻周刊》易主

据新华社消息（记者王丰丰）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公司与音响器材大亨悉尼·哈曼签署协议，出售旗下连年亏损的杂志《新闻周刊》。哈曼决定保留《新闻周刊》大部分员工。创刊于1933年的《新闻周刊》是美国传媒业的旗舰期刊之一，多年来享有盛誉，1961年归于华盛顿邮报公司旗下。哈曼说，他对能拥有《新闻周刊》这样一家著名媒体公司感到十分高兴。在解释为何要购买这家杂志时，哈曼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整合该杂志资源的良机。

近年来，在传媒产业巨大变革及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美国纸媒生存状况堪忧。《新闻周刊》也面临广告收入下跌、发行量减少的困境。去年该杂志亏损大约280万美元，广告收入下降37%。

现年91岁的哈曼于1953年创建了音响器材制造商哈曼公司。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茶叶与鸦片这两种东西，恐怕是五味杂陈，因为这两样东西在近代史上给我们中国人留下太多惨痛的记忆。该书作者通过茶叶与鸦片这两种商品，来看当时的中国是如何被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并陷入危机的。在拥有翔实史料的基础上，作者研究了茶叶和鸦片贸易的盛衰变化，对茶叶经济和鸦片经济作了对比，在分析了两种商品对中国的重要影响之后，揭示出19世纪中国危机的内涵，对当时社会结构的弊端，以及意识形态上的保守主义、官员和在野人士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反而不如明后期等，都有十分精彩分析。

（仲伟民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出版）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

“江南”在哪里？不同时期指不同的地域。在明末清初之际，“江南”有着特殊的涵义，地理上是指相邻的经济上最富庶的地区，即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而文化意义上，在文人心目中更像是一幅色泽不变的心灵地图，是汉文化的核心区域，南明小王朝就在这个地域与清对峙。满清入主中国，并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核心文化区域的成功改造和治理。该书深入研究和考察了江南士阶层与清廷抗争的过程。

（杨念群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出版）

《中国大一统：秦皇汉武的奋斗》

该书关注的是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分裂战乱走向秦汉帝国的统一这一历史进程，作者以人物为主线，以大事为枝干，以思想为血脉，从商鞅、秦始皇到汉武帝，复原了这些历史人物在潮头浪尖上惊心动魄的风云故事。与此同时，该书在书写这段气势恢弘的历史时，试图勾画出“大一统”思想及其现实的演变进程，在探寻秦皇汉武的内心激情之外，叙写了吕不韦、韩非子、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思想家在这一历史大转折关头的纵横捭阖和命运沉浮，探讨从百家争鸣到儒家成为正统的发展脉络。

（李勇强 著 中华书局2010年7月出版）

《中国人应知的国学常识》

现代植根于传统。我们现代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语言、艺术、服饰、习俗等，无不蕴含着传统的因子。该书正是这样一本详细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它通过有趣的提问、巧妙的切入，用生动有趣的文字、直观形象的图片，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教育科举、天文地理、法律文化、哲学宗教、语言文学、衣食住行、体育娱乐、书画艺术、考古文物、文化典籍、戏曲曲艺等方面的文化常识。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2010年5月出版）

《古罗马神话传说》

古罗马神话传说是与古希腊神话传说齐名的欧洲古代神话传说，它们对之后欧洲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该书内容包括神祇传说、英雄传说和早期历史传说三部分。神祇传说部分着重展现古罗马神话的固有内涵，同时通过比较展示了古罗马神话与古希腊神话之间的联系和继承关系。应该说，罗马早期历史湮没在传说之中，故事丰富动人，充分体现了古代罗马人的立国精神。书中精彩的插图与优美的文字叙述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王焕生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哥伦比亚（第二版）》

哥伦比亚是拉美地区独具特色的国家。它不仅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地下资源、苦难的历史和光荣的斗争传统，而且有许多“唯一”：它是拉美地区“唯一”存在游击队活动的国家，它是拉美地区“唯一”没有延期偿还外债的国家，它还是“唯一”享有“黄金国”美誉的国家和毒品犯罪最猖獗的国家。作者徐宝华研究员长期从事哥伦比亚国情的研究工作，是国内著名的哥伦比亚问题专家。

（徐宝华 编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

《人类景象——世博会从伦敦到上海》

自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以来，世界各国从此定期齐聚一堂，以展示人类最新颖、最具独创性的发明成果，从艺术展品至科学发明，丰富多彩，应有尽有。历届世博会所体现出来的科技和知识的创造力，不仅改变了主办城市的命运，而且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类勃勃的雄心和无限的想象力。该书沿着19世纪以来历届世博会直至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足迹，一步步探寻这一世界盛会的辉煌历史，而这一历史正是人类源源不断的灵感、无穷无尽创造力的最好见证。

（[英] M·J·摩根 新华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



序与跋

假如没有驼峰航线

刘小童

1945年，二战结束后，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驼峰航线：在长达800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为抗击日军侵略，先后通过各种渠道保持和外界的联系，以获得战略物资供应。但随着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最艰苦时期，部队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对外通道也接连被迫中断。1942年2月，日军向缅甸发起全面进攻，并切断了滇缅公路，此时的中国到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战略物资运不进来，出口物资运不出去。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国民政府决定打破日军封锁，开辟新的国际运输线。

经过勘察试飞，当时的航线只能从印度的萨地江、汀江再到中国的昆明、叙府（宜宾）、泸州、重庆等地。由于整条航线大部分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及横断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的空中穿越，而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在满载情况下，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是6000米，甚至还要更低，飞行的艰险和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要在连绵起伏的山谷间穿行，无论是飞行线路还

是所经过的地形都犹如骆驼的“驼背”，驼峰航线由此得名。

驼峰航线又被飞行员们称为死亡航线，它是二战期间，三条著名航线中（其他两线是阿拉斯加航线、北大西洋航线）最具危险性的一条，飞行员们要在820公里（南线）和1150公里（北线）的航线上（由于南线经常遭受日本战斗机攻击，故飞行员宁可绕远也要走北线，这就更增加了难度），面对崇山峻岭、急流峡谷、强劲的气流和高空风，以及每年长达5个多月的雨、雾季节，再加上几乎毫无通讯、气象、导航保障，飞行员既要操纵飞机，又要时刻警惕日本战斗机攻击，驼峰飞行只能用两个形容词——悲壮！

从1942年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几乎每天都有近100架次的飞机穿梭往返在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的上空。由中国运出的是出口换汇物资，如钨、锡、桐油、茶叶、猪鬃、水银、生丝等，由印度运回的是武器弹药、飞机零件、汽油、钢材、药品等所有中国抗战急需物资。不计成本、不计代价、不分昼夜、24小时换人不换机地飞行。坠毁就坠毁，被日机击落就击落，谁都要去就过去。一架飞机，只能飞到最后坠毁。

当时，这种补丁摞补丁的飞机一次只能运载3吨货物，就是靠这种办法，才把中国急需的战略物资从喜马拉雅山的那一端千辛万苦地搬到这条为阿拉斯加航线、北大西洋航线）最具危险性的一条，飞行员们要在820公里（南线）和1150公里（北线）的航线上（由于南线经常遭受日本战斗机攻击，故飞行员宁可绕远也要走北线，这就更增加了难度），面对崇山峻岭、急流峡谷、强劲的气流和高空风，以及每年长达5个多月的雨、雾季节，再加上几乎毫无通讯、气象、导航保障，飞行员既要操纵飞机，又要时刻警惕日本战斗机攻击，驼峰飞行只能用两个形容词——悲壮！

驼峰航线是世界战争空中坠毁几架甚至十几架飞机，使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国印中联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1945年1月6日深夜，一场特大风暴突然来袭，当时有近60架的盟军和中国航空公司及其他作战单位的飞机正在穿越驼峰航线，特大风暴的到来，顿时使航路上的所有飞机濒临地狱之门，每位飞行员都面临着空难，呼唤、求救的电波充斥着夜空。据统计，仅那晚，至少就有30架飞机消失在茫茫的冰川雪峰之中……

驼峰航线是世界上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的空运。在长达3年多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总共飞行了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共参加人数8.4万多人，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33477名战斗人

员，这更加坚定了中国四万万同胞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决心，为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驼峰航线，整个抗日战争史就要重新改写。

这也是整个二战期间，让中美两国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条航线。在整个空运期间，仅美国第10航空队、印中联队，这两个运输部门损失的飞机就在600架以上，牺牲优秀飞行员近2000人，而前前后后总共拥有100架运输机的中国航空公司，先后损失飞机48架，牺牲飞行员168人，损失率达到50%，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据。

美国印中联队驼峰空运总指挥滕纳将军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两个同盟国家间飞行，它的飞机损失率竟会超过对德国轰炸，这，就是驼峰航线！”

即便是现在，只要是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如果沿着当年的航线飞行，会看到白雪皑皑的峡谷间闪烁着晶莹的亮点，这就是当年坠毁飞机残片反射阳光所致，所以驼峰又被称做铝谷。

（此文为《驼峰航线：抗战中国的一条生命通道》的序，文章有删节，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